

一路杏花村

王晔

更高更大的麻袋，他把麻袋摆平在地板上时，我是看呆了，跟扛来一个大人一样。

也不光吃的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在扬州，水仙花也还是稀罕物，扬州人爱用陶瓷水仙花盆和一把鹅卵石，以清水养水仙，爱水仙春节时开花应景，而福建水仙花色、花香、花朵的横样都最妥帖。我姨妈奶从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积极向上、主动支边，先在山区工作，后在福州安家，她疼爱我爸爸，常给他写信，抬头都是“涛儿”，让我赚到几眼。那时夏寿山先生给我治印，我叫他二公公的（外公一辈），款字题“为涛儿作”，可是一米八二的爸爸，我眼里那么高、那么大的爸爸，成了“涛儿”，跟我差不多，真是笑痛我的肚皮。姨妈奶给我寄当地特有的竹纸，给妈妈寄包桂圆干，给爸爸寄包银耳。冬季寄一簇水仙花球。爸爸拿一把小钢刀一番雕刻，修饰出各种造型来。刻好的水仙花送弥陀巷姨婆婆家，淮海路唐丽珍老师家，苏农新村的马千里先生家等等，实在不多，也只能一家分个一、两头。爸爸对妈妈说，“干脆就今天吧，几家我一起跑一下，一路杏花村。”他喜欢这样拿东西送你、送把他。

除了我爸爸，夏夏姨也顶喜欢说“一路杏花村”。她是热闹人，脚踏进门，声音也在屋子里震荡起来，高喉咙大嗓子的：“赵宝瑛啊（指我妈妈），今天这么好，我心想，干脆，一路杏花村。我先到卞总门巷头上去买斤把五香牛肉，也没有多买；再到彩虹街口蒋家桥买两碗馄饨、三两锅贴子，再到金聚德买他家的三丁包子、千层油糕，不是我说的话（方言，其实就是她说的话），包子还是他家的皮子薄、馅心好；然后，我再找到玉器街头上一那一家，赵宝瑛，你晓得的，买她家的豆腐卷，接下来，没几步，就到了你家了。”夏夏姨是个美食家，扬州城说大不大、说小也不能算小，她七十岁的人了，还能骑个电驴子，熟门熟路到她认可的一家家店铺，她买的吃食味道还真真是呱呱叫。每次她听说我探亲在家，电驴子一开，就到我父母家楼下，大包小包拎上来。妈妈说，“不得了，你又拿这么多东西，真的不能收。”夏夏姨干脆脆地说：“滑稽呢，又不是把你的，我跟王晔的交易，把王晔吃的。”妈妈说不过她。

二姑妈不怎么跑东跑西，可她能支派丈夫跑东跑西。她一个微信电话打给我爸爸：“哥哥，我这里有两盒绿豆糕，一盒蛤蟆酥，我晓得你欢喜吃的，下午就叫戴松林（我姑父）给你拿过来，等你睡好午觉。”爸爸说：“真不要，谢谢了，家里东西多，有得吃，难跑呢。”姑妈说：“不难跑，戴松林反正坐不住、喜欢跑，这里那里，一路杏花村。”

不过我们扬州人说“一路杏花村”，“杏”字发轻声，读“xing”，在扬州话里，“一”和“路”都读去声，“杏”也是，于是，“杏”转读轻声更顺口些。

然而还有个俗话把“杏花村”写成“兴化村”的，只是不为更多人知道和采纳。出自扬州地区兴化县民谣。说元朝至正十三年（1353）正月，兴化白驹场灶户张士诚在草堰场起兵的旧事。一同歃血为盟的共18人，后人称之为“十八条扁担”。张士诚率众先至附近盐场招兵筹款，也去了戴家窑。五月率水军沿高邮盐河西进，占高邮，逼近兴化。兴化民谣里留下了“十八条扁担，齐上戴家窑”，“一路兴化村，顺带高邮州”的句子。

所以也不能完全排除百姓嫌“兴化村”俗些，口口相传中将其改为浪漫又文艺的“杏花村”的可能，然而，谁知道呢。“小时候就这么说”，乃至“自古以来”就这么说，这“自古以来”远非洪荒那么远，也还是远得说不清了。除非把那《红楼梦》《广陵潮》《从菊泪》，乃至杜牧、张士诚的年代以来的文献多检索，才能厘清“一路杏花村”一路走来的踪迹。有一点是看得到的，老百姓不单喜欢杜牧和“杏花村”，还对“打仗”头大，对“兴化村”一说不爱提，还演绎出“心花春”来，那暗示的是乡间的男女恋爱给男性带去的心花怒放。虽粗鄙而不尊重女性，却是往昔岁月社会实录的一部分。

八十年代末，我在上海读书。指导员贴心吩咐：去四川路、南京路购物把复旦的校徽别好，售货员就会对我们刮目相看，不做一般乡下人论处——那时的上海，公交车上、百货店里，说普通话还有些刺耳。长大了才明白，当乡下人也蛮好，以及，大都会都如此，不单上海一处——纽约人只知纽约及纽约外，巴黎人只知巴黎和巴黎外，就连内敛的斯德哥尔摩人也不掩饰地说，除了斯德哥尔摩人，其他的瑞典人穿得上。

可我那时年轻而胆怯，不单有外地学生突然都背上的“乡下人”包袱，还多了个家乡话的包袱。扬州话是苏北话之一种。上海苏北人团体庞大，祖上虽有来沪上开钱庄、当律师的，更多的还是因洪涝或战火来讨生活的。不少人先落脚肇嘉浜，入棚户区、干踏三轮的活，苏北话说不上。我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时，邻座陡然一句，“上海人瞧不起苏北人的”，把我惊住，当时并不知上海苏北人历史的我，很疑惑怎会有瞧不起这回事。到了大学里终于明白，是的，苏北话说不上。

然而，随着年年增长，扬州方言也一年年地愈发觉得亲切。眼下，“一路杏花村”让我更添了解家乡方言的需要。这固然是我不年轻的表现，和我离扬州越来越远也有关系，但是更重要的原因，恐怕也是因为我对扬州和自己的信心，因为知道了什么是一个应该珍惜和骄傲的，什么是可以毫不在意的。

2024年2月9日除夕于瑞典马尔默

编辑手记

有句俗话，这五个字本来想删掉的。但是和作者一交流，就觉得颇有保留的必要。我总以为扬州话等于苏北话，还请教了盐城建湖的同事，没想到她都不明所以。问连云港的朋友“一路杏花村”啥意思，他也不晓得……方言真是奇妙啊，又亲密无间，又咫尺天涯。

关于苏北和乡下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确是烙印。“除了上海，都是乡下”既是段子，也不妨碍很多人真的这么想。有个朋友

住在武康路，她就觉得人民广场以东都是乡下，南京东路更是去也不要去的外地人专供——彼时武康大楼还远未成为“宇宙中心”。

在个人印象里，“乡下”概念的演化，和浦东的崛起很有关系。对“苏北”的有色眼镜也挺“暴露年龄”——现在新上海人这么多，远如东北的都来了，苏北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就是近邻，是亲眷呀！王晔在《南京路往事》题记里说的“三十年的辛苦路”，就是我们七嘴八舌地走过来的啊。

过云木冰

陈成益



雪中“四明山心”

之云南。西岭乃南之始，北之终。故谓之“四明山心”。西岭，就是杖锡西边的山岭，有百步阶古道通大俞，可上四窗岩。读《蒋经国回忆录》，他曾于1949年4月13日陪同父亲蒋介石游览四窗岩，经杖锡回雪窦，他回忆道：“复进至杖锡，寺如旧日，惟破旧不堪；僧众亦仅存一半。询其‘过云石在何处’，则茫然结舌，不知所答。问之附近李姓者，亦不知有‘过云石’，只知道有‘再来石’云。”再来石，即为小四窗，上有宋人题刻。据蒋经国所记，可见当时已经不知“过云”之所在了。所幸今人李本挺，根据民国《鄞州通志》的提示，又在百步阶村旁的溪边林间，找到了这块黄宗羲记录的“过云”摩崖，收录在《宁波摩崖石刻》里边。这对于我们理解“过云”，不无帮助。

循着黄宗羲的线索，读《春秋左传注·成公十六年》，有一条“王正月，雨，木冰”。杨伯峻注：木冰即气象学之雾凇，于有雾寒冷天气下凝聚于树木枝叶白色松散而似雪者。汉人谓之“木介”（见《汉书·五行志（上）》），唐人谓之“树介”“树架”“树稼”（见《唐会要》及《旧唐书·让皇帝宪传》）。周亮工《书影》对此也有考证，说得更为明白，“寒甚而木冰，如树作介也”，他引用徐义的说法，作了区分，“寒浅则为雾凇，寒甚则为木冰树介”。据以上描述，那么今天我们在大岚山所见，即为“木冰”无疑了。

我的本意是去十字禅、鹤岭岩、仰天湖一带，据说那边的雪最大。但到四明山镇，支线都不许进入，只能一直往溪口方向开，或可就此出山。开出镇区，见有路标去大俞、李家坑，道路

笔会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号



四明木冰。本版摄影：陈成益

通畅，心想何不去看看黄宗羲笔下的“过云木冰”。于是从北溪村拐入支路，奇异的是，这条路并没有什么雪，一直到大俞都是青绿色。也就是说，我从四窗岩的西边，绕到东边大俞村，一边是厚雪木冰，一边是青山碧水，想想真不可思议，直到李家坑也是如此。并没有什么游客，民宿也没有开门，村口那棵歪脖子树，还是老样子。

于是停车休整，从树下钻入村里，有个大妈坐在门口晒太阳，还挂着“年糕面条”的牌子，硬纸板手写，随意得很。问她有没有吃的，她说年糕面条，马上可以烧。她的面条，烧高山小青菜、冬笋，很是鲜美。窗外滴滴答答，都是屋檐在化雪水，问大妈之前雪大不大，她说不大，只是晚上下一点。村内的房子，绝大多数由石头筑成，格局规整，而又因地制宜。大都有一個风雅的门头，比如“千祥云集”“凤跃鱼游”“凤竹鹤松”，我最欣赏的还是“与鹿游”，多有灵气。

杖锡、李家坑都在深山，虽然离得近，却一个谷底，一个是在绝顶，还得绕不少弯。我今天走了一条与黄宗羲的四明山之行反方向的路。据《黄宗羲年谱》，崇祯十五年壬午（1642），这年他三十三岁，入京应试，依然不中。内阁首辅周延儒想推荐黄宗羲为中书舍人，他也“力辞不就”。《年谱》记：

十一月丙子（十日）自京回。越数日，约诸弟游四明洞天，迟，晦木公不至，中报。后十一月戊申（十二日），遂令促装由蓝溪而进，月夜，走岩岩，探石质藏书处。宿雪窦，观晓潭冰柱。大雪，登芙蓉峰，历鞠侯岩，至过云，识所谓木介（公有《过云木冰记》）。甲寅，抵家。晦木公为赋，泽望公为《游录》，公则为《四明山志》。

由此可知，这次旅行是黄宗羲写作《四明山志》《过云木冰记》的缘起。泽望黄宗会则写了《四明山游录》。

这篇《游录》，对他们三兄弟的这次四明山游览，有更为详尽的记载。尤其是从雪窦返程，遇到雪阻，毅然绕行。他们先到三隐潭，黄宗会记：“由绝顶历十余盘而至深谷，多巨石，平可坐数人，东西宽可容车马。始见悬崖自天际而泻，岩石傲兀不一状，凡五折而后有所归。每至折处，必喷涌横溢百步外，值寒甚，已凝为霰，滴乱石中，宛转跳掷，可谓奇观矣。”他感叹自己虽世家四明山，但这样“雪满群山”的景象，却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见，而他的伯仲两兄也是初见。“从此折而东南行，雪愈深，风甚寒，逾数十里，行烟苍水黄中。”到达鞠侯岩，面前是徐凫岭，他说：“余初意欲跨徐凫岭至梨树，而伯兄急欲过四明山心，蹊芙蓉峰，网罗大概，然后条分派别，此观之秘藏也。”说明他们三人的此次游览，具有地理考察意识。

继续北行，遇到一小村，想要讨杯白酒御寒而不得。有个老叟告诉他，此地终年只有三时置酒，“一为岁始，二为初种，三为刈割”，其他时间虽有贵客来，也就普通蔬饭而已。可见当时四明山区穷困。老人还警告他们，说是过里许为踞踞岭，山贼聚徒，有数百人，积雪尤甚，“自爱者不宜入此”。但他们觉得“余辈业已至是，必无重返雪窦之理”。南返雪窦，北至杖锡，远近相当，“遂决意北向”。于是，他们遇见了“木冰”景观。我们看看黄宗会怎么描述：

黑云犯怒，风雪骤空而至，顷刻削没股脚。风薄灌莽间，惟闻鱼龙悲啸，腥气逆穿，变眩百出。瞶瞶扶履而上，木介满溪谷，自折萧断，而拱拱把把，数围之木，皆细填密缀，刻画工巧，无不珠凝玉沫，若流若堕。其附于崖岬绝壁之上，犹蛟龙专车，气成楼，暗翳翔于天际，拳拳春于沙漠，大至数围，长至数百尺者，荒野野，无不尽湮故道，排空矗立，上粘天际……又数里，迷不知所向。见旁有竹篱，雪轻草浅，使人趣问之。大声疾呼，讫无知者。咸谓有惧色，恐幸遇山贼，无以应之。第以意度所隔杖锡寺而行……将五里许，身跻绝顶，是为芙蓉东峰。遥望刻中山，或有邪日旁薄，始知下界未尝有雪也。

黄宗羲三兄弟继续循芙蓉东峰而行，“数里外，悄悄闻鸡犬声，仆夫挥涕相庆，为不死矣”。再过数里，终于到达杖锡，但奇怪的是，当地人不敢跟他们说话，甚至都准备了武器，过了很久，僧徒没感觉到异常，才开口说，以为他们就是山贼。因为中午山贼刚刚洗劫了附近的山民，“故山寺聚徒，思所以御之，不意大雪中有游山人”。而他们刚刚经过“雪轻草浅”处，正是山贼的托足之地，正巧山贼鸠徙北行。杖锡寺僧人还给他们备酒，给他们看杖锡寺抄存的佚事。“谈逾时，仲兄解眠睡去。余与伯兄呵冻炙手，择而录之，夜参半始就枕。”像极了出游的我们，一整天游览，夜晚笔记。

《四明山游录》从雪窦到四明山杖锡部分，是整篇中最动人的篇章，遇大雪“木冰”，又正巧错开山贼，一切有如天助。黄宗羲也一样，他在《四明山志》之外，还要特写《过云木冰记》。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到雪天的杖锡。

我们从李家坑出村，盘山公路上山，一路都有被压弯的树枝，垂到路边，而车刚好又能开过，显然经过了清理。越往上，雪越厚，跟李家坑形成鲜明对比。到达杖锡，这是一个高高的山岗，山势平坦，很容易就找到路边的屏风岩“四明山心”，在积雪的掩映之下，这几个字愈发气象宏大，仿佛大地艺术。四明山就是这样的地形，上山不易，但得到山顶，却是平坦的山岗，大岚、杖锡都如此。

杖锡处处积着厚厚的雪，“木冰”比比皆是，但放眼远望，正如黄宗会所言“下界未尝有雪”。我们在小四窗再来石的顶上，在雪上写下“四明”两字，作为此次“木冰”之行的纪念。同样因为积雪，没能下去百步阶，寻找黄宗羲记录过的“过云石”，还是留待下次吧！